

1.

“.....提高愚者教会大学的办学水平？”塔罗会众人一阵愕然。

末日后的第一次塔罗会集体行动的主题.....就是这个？

“愚者”先生悠然地敲了敲长桌，顺便偷走了“倒吊人”脑内刚形成的两万字分析。

“方法是，新学年开始时，各位选择一门科目任教。”

待大家的惊愕稍稍缓解，“愚者”又抛出了一条重磅消息：

“因为.....我想体验大学生活。”

灰雾上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“据我所知，‘愚者’先生，您需要先高考。”最先恢复过来的是“正义”小姐。作为鲁恩慈善助学基金会的管理人，她对进入大学的流程了如指掌。

对于诡秘之主来说，高考肯定不成问题，克莱恩十分自信。把标准答案从灵界找出来，“嫁接”到自己的卷子上就好了。

“不必在意，我自有办法。”他状似随意地说。

克莱恩有些头疼——他想的这个办法有点好过头了。

秉承着旧日移民们抄作业的智慧，为了防止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，也为了防止自己考得太高，他故意遗漏了一些得分点，然后把答案重新组织成自己的语言。但就算这样，他也光荣地成为了贝克兰德的高考状元。

“愚者先生恐怖如斯。”从没考过试的“倒吊人”先生如此表示。

“《本届高考状元是何等神秘人物？扒一扒他的来历！》”应邀报社撰稿的“魔术师”女士这样写道。当然，她文章里的内容只有标点符号是真的。

“小周你看看你干的是人事吗？”某个只考上二本的黑皇帝愤怒谴责。

等到有人爆出克莱恩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贝克兰德愚者教会大学，克莱恩更头疼了。

他看着今天第八个来采访的记者，忍住蠢蠢欲动的“盲目痴愚”，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：

“是的，我是‘愚者’先生的虔诚信徒。”

克莱恩决定不能只有自己遭受迫害。他补充道：

“我听说下个学年，‘愚者’先生座下的塔罗会成员会来这里任教，这就是我选择愚者教会大学的原因。”

可惜祸水东引不太成功——人们最熟知的塔罗会成员是那位大冒险家，“世界”格尔曼·斯帕罗。克莱恩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有那么多不怕死的记者去拜亚姆的“愚者”教堂蹲守格尔曼，只能降下神谕让神使达尼兹把记者们都赶出去。

达尼兹这个时候还挺有“猎人”风范的嘛，终于清静了的“愚者”先生喝着甜冰茶快乐地想，高兴地赐予了这位神使兼眷者“铁血骑士”的配方。

人在教堂坐，配方天上来，达尼兹也很高兴。但这时他还不知道，所有命运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格，而这次的代价是——被格尔曼拽着去大学上课。

纷纷扰扰的暑假过去，克莱恩开学的日子到了。

冲着塔罗会成员们报考这所学校的人出乎意料地多，就连学校门口都贴满了各个成员的画像，有不少人围在伦纳德和奥黛丽的两幅画边指指点点。

克莱恩装作没有看见在一旁“心理学隐身”的“正义”小姐，径直走进了校门。

他一眼就看到了整整齐齐停在路边的，刷成黄色的自行车。

这是哪个老乡搞的鬼？共享单车？说来自行还算是我投资的.....克莱恩有点想笑，走到车边，熟练地从虚空中拖出了一台手机准备扫码，然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手机还没有发明。

克莱恩抛了一枚便士，反面。这代表不用付钱。

赞美老乡！他轻快地推出一辆自行车，骑了上去。

远远看着“愚者”先生的奥黛丽也露出了微笑。

“我赞助的这些脚踏车只需要五万镑.....看来愚者先生很满意呢！”

克莱恩开始了自己的选课大业。

拿到课程列表，克莱恩首先反复看了三遍教授名单，又去灰雾之上做了占卜，安心地确定了教授里没有阿蒙，一个都没有。

末日之后非凡已经公开，“隐者”讲授基础神秘学课程，“月亮”是超凡材料与药剂制作的讲师，而“太阳”则负责野外生存的实战训练。虽然克莱恩早就对这些内容熟得不能再熟，但他毫无愧疚地勾选了这三门课：大学总是需要报一点水课的。

“星星”不知道为什么想不开要教诗鉴赏，吓得帕列斯当场解除寄生。但本着对诗人同学的信任，克莱恩犹豫再三，还是报了这门课。

“正义”选择了心理学，“倒吊人”教授航海学，“魔术师”讲授写作，“审判”则是法学。这都是克莱恩不甚了解的领域，但就算他听不懂，也可以依靠占卜混满绩点——那为什么不报呢？

当然，还有阿兹克先生的古代历史，这个一定不能漏。

现在只剩“世界”了。克莱恩看着“格尔曼·斯帕罗”那一行后面的“教授课程：待定”，逐渐发散思绪。

讲课不能像伪装伟大存在一样高深莫测，一定得找点自己会的东西。被投放以来一路紧绷，没有时间学新的东西，只能看看旧日时代自己曾经学过什么.....

克莱恩眼睛一亮。

决定了，格尔曼·斯帕罗将会教授《高等数学》。

2.

在课程正式开始前，等着克莱恩的还有为期两周的军训。

说起来，第五纪的学校并没有军训这种东西。罗塞尔复活之后，在因蒂斯的各个大学大力推行“格斗与防身术训练”，军训才逐步传到鲁恩，成为了各个学校的标配。

面对老乡的质问，黑皇帝振振有词。

“小周啊我这不是让大学生们体会一下那个时代的教育制度嘛——”

你就是自己淋过军训的雨，现在想撕烂别人的伞。诡秘之主冷笑。

于是“愚者”连夜降下神谕，告知嘉德丽雅在课上可以多使用一点罗塞尔日记作为补充材料。

平平无奇的军训会有什么意外呢？克莱恩原本是这么想的。

但是当他看到明亮的金发和欠揍的笑容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错得离谱。

“自我介绍一下，安德森·胡德，《大冒险家》里的知名人物，迷雾海最强猎人，这次的特邀教官。”猎人毫不吝啬自夸。

“既然这是格斗和防身术训练——”安德森向克莱恩的方向转过头，眼神似乎盯在克莱恩身上，笑得十分无害。

克莱恩按捺住把安德森拍成哑巴的冲动。不要丢盲目痴愚，他反复劝说自己——一个普普通通大学生是不应该让序列3的“战争主教”出现危险预感的。而且他不认识我，克莱恩自我安慰。

“那么这位状元同学，要不上来展示一下格斗基础？很简单，跟我打几拳就行。”

克莱恩的思绪戛然而止。

怎么还是被选中了？身娇体弱占卜家跟皮糙肉厚猎人肉搏？

但周围已经响起了一片叫好欢呼声，还有不少窃窃私语，担忧这个瘦弱的状元一拳就被揍倒在地上。

克莱恩叹了口气，缓缓走到所有人前面，面对着安德森，然后摘下帽子，行了一礼。

“这是礼貌。”他说。

观战的大学生们已经爆发出了几声“好有格尔曼范！”的惊叫。

呵，记住你们了，克莱恩面无表情地扫了叫出声的人一眼。等到我的《高等数学》开课.....

他露出了微笑，但是莫名地带着格尔曼式的冷酷。

围观的人们叫得更大声了。

安德森的笑容略微僵硬了一点。格尔曼这个疯子说自己上过大学，不会是他为了完善自己的身份真的来上大学了吧？

我为什么要吓自己？他把这个惊悚的想法从脑子里赶走，随意地朝面前一身书卷气的状元挥了一拳。

克莱恩毫不费力地闪开，他近了安德森的身，在小范围内凭借“小丑”的敏捷闪转腾挪，避免与安德森硬碰硬，只是择机抓住破绽攻上一拳。

众人的喝彩声越来越大，“格尔曼再世”“我要做克莱恩的狗”之类的语句层出不穷。

狗就算了，格尔曼还没死呢，哪来的再世？克莱恩有了一点点怨气，加快了出拳和闪躲的速度，逼得安德森不得不利用序列9“猎人”的能力才能维持平手。大概一分钟后，克莱恩主动后跳，结束了战斗。

“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军团？”安德森饶有兴味地问，“福利待遇很不错，还有‘魔术师’的配方，正缺你这种人才。”

还在上课呢，你就开始招人了？克莱恩腹诽道。而且这个场景似曾相识.....

“不了，主要是你没‘烈焰’达尼兹那么帅。”克莱恩回道，满意地发现安德森的脸色黑了一点。

至于克莱恩这组的训练量是别人的两倍，那就是后话了。

克莱恩的名头在两周内越来越响。

最开始的流言说他有格尔曼的亲自指导，但不知怎么越传越歪——“克莱恩是格尔曼和疾病中将的私生子”这种消息他还能勉强接受，但听到“克莱恩是愚者先生和格尔曼的孩子”的时候，克莱恩找“正义”小姐要了一个“安抚”才忍住在谣言传播者身旁喊“列奥德罗”的冲动。

所以当伦纳德走进教室，众人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克莱恩觉得有种解脱之感。

这节课的主题是《罗塞尔诗选》。伦纳德好歹在消化“午夜诗人”的时候背了不少这里面的诗，赏析其实还挺不错的嘛，克莱恩在心里点评。

“我问群山南边的生活想必不算太好 / 她却说 / 这颗心安定的地方就是故乡”

讲到这里的时候，诗人同学在向他挤眉弄眼。克莱恩朝他笑了笑，算是回应，却还有些沉浸在感慨之中。

但是下一秒发生的事情瞬间打碎了这种气氛。

“我根据罗塞尔营造的这种意境作了一首诗，大家可以在这首诗里深入体会一下。”

克莱恩眼皮一跳。他为了维持军训中营造的人设，使用的是序列8的分身，偷不走伦纳德的想法，而帕列斯又不肯来——

不管了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！

“拨弄时光的指针，遨游命运的影子……”克莱恩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小声诵念阿蒙的尊名，但是来不及了。

“世界啊 / 你真大 / 我一颗心 / 装不下”伦纳德已经开始念诗。

克莱恩从未觉得人性如此多余。远在源堡的本体不小心把正喝着甜冰茶弄泼了，灵之虫一条条地往下掉。

幸好本体不在，不然全班一起失控——虽然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克莱恩环顾四周，悲哀地想。

“……欺诈与恶作剧之神，我祈求你偷走伦纳德念诗的想法！”他尽力用“小丑”的能力控制住表情，念完剩下的尊名。

“世界啊 / 你真远 / 我一眨眼 / 就不见”伦纳德继续念着，但突然顿住。

一只右眼有着一圈白色痕迹的乌鸦从门口飞了进来，落到克莱恩旁边。

“‘愚者’先生，总算想起您的‘时天使’了？”乌鸦顺手偷走了在场大部分人刚刚的记忆，飞过教室，停在打开的窗户边，朝坐在附近的克莱恩叽叽喳喳叫着。

伦纳德果然忘记了自己的诗作，直接跳到了下一首诗的讲解，但阿蒙并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
阿蒙用完了，得赶快打发走，但我只是一个弱小可怜的序列8分身……克莱恩有了主意，小声地对乌鸦说道：

“阿蒙，你知道吗，你一共有九个父亲：远古太阳神算一个，亚当算一个，萨斯利尔算一个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乌鸦“嘎”的一声飞走了。

3.

“倒吊人”的课程无可挑剔，克莱恩如此评价。

他介绍了不少航海的基础知识，然后略微解释了在海上确定自己位置的方法，具体部分留到下一节课详细讲解。这一切十分正常，台下睡着不少的学生也十分正常，毕竟大部分学生是冲着阿尔杰本人来的，而不是这门课里的数学推导。

阿尔杰的一句“下课”似乎有特别的魔力，不少学生从座位上弹起来，冲到阿尔杰身边，围着他询问《大冒险家》里的故事。

即使不是“观众”，克莱恩也能察觉到阿尔杰的不知所措，就像是面对十几个小“太阳”单纯天真地发问一样。

这样的“倒吊人”先生实在难得一见，克莱恩想着，也走了过去凑个热闹。

“您跟格尔曼·斯帕罗是什么关系？”他听到有人在问，“书中说您第一次与他见面时，特意换上一身巫师打扮，是为了赢得他的好感。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阿尔杰点了点头。

学生们爆发出一阵欢呼，让海盗船长有点摸不着头脑，而克莱恩则凝固在原地。

“赢得好感”是真的，但只是互相合作的好感，而不是你们想的那种……克莱恩在脑子里哀嚎。

一定是“魔术师”的错。他脸上一点点浮现出格尔曼风格的冷笑。

旁边一个自来熟的人推了推他。“你是克莱恩吧？你跟格尔曼关系匪浅，应该见过威尔逊教授吧？”

明明格尔曼也会教你们，怎么不叫斯帕罗教授？还是说格尔曼的威慑力不够了？克莱恩决心在明天的《高等数学》上好好展现一下疯狂冒险家的身姿。

至于现在.....

“见过，他还挺好说话的。你多求他几次，他还会唱歌给你听。”克莱恩默认了跟格尔曼的关系——反正谣言已经到“格尔曼祈求愚者让安德森生下克莱恩”这种程度了，他自暴自弃地想。

“他唱的歌跟《大冒险家》里写的一样，呃.....震人心魄。”他想了想，补充道。

“真的？那我就试试！”那个人先是半信半疑，随之跃跃欲试，“威尔逊教授！您能唱首歌吗？”

克莱恩随即溜出了教室。

奥黛丽来的很及时。

面对明显受到冲击的同学们，她叹了口气，把今天的课程内容改成了“安抚精神与舒缓情绪的方法”，并劝说受到影响的同学们留下来听课。

“正义”小姐果然细致体贴，克莱恩感叹。

她的课堂也顺风顺水，娓娓道来，引人入胜。

“.....有的时候，不要戴上厚厚的面具，把自己的想法真实地说出来，能够更好地调整情绪。比如现在，大家不要害羞，来说说自己刚刚在想什么吧？”

没有人回应，奥黛丽拍了拍手，随即教室里就充满了嘈杂的声音。

“奥黛丽小姐讲课还是挺不错的.....等等，诚实大厅？”克莱恩回过神来，“赶快切换成秘偶——不，现在我只有序列 8，呼，明天换本体来上课——不，你们什么都没有听到！”

他座位旁边的人们看了过来，“本体？”“秘偶？”的疑问声层出不穷。

正当克莱恩觉得自己马甲不保的时候，一道声音吸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

“霍尔教授真的太好看了，声音也好听，还有钱，我能不能做霍尔教授的狗啊——”

七嘴八舌的心声再度爆发，克莱恩庆幸自己没控制住的一句吐槽“霍尔教授的狗已经是半神了”淹没在了嘈杂声中。

奥黛丽显然也有些尴尬，又拍了拍手，结束了诚实大厅的效果。

不需要再克制想法了，克莱恩松了口气。说起来，“正义”小姐精心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小活动，和理论相结合，深入浅出，真是一个好老师啊——但总感觉这么想有点不太对劲。

克莱恩冥思苦想了半天，也没发现自己的想法有什么问题，只好安心听讲。

直到他通过旧日级视力看到奥黛丽下课时拿走的一张纸条，才解开心中的谜团。

那张纸条上用娟秀的笔迹写了一行字：

“奥黛丽·霍尔精心准备了这次课程，因此学生们认为她是个好老师，这很合理。”

4.

《高等数学》。

作为旧日的合格程序员，高等数学没有任何难度，克莱恩信心满满。

他花了一个晚上仔细翻了一遍课本，确认除了符号与过去的文明不一致以外，上面的内容他都熟得不能再熟了。

现在是早上 6 点。作为不需要睡眠的神明，早上八点上课没有任何困难——但是毫无疑问，学生们没有多少“不眠者”，再加上数学的威力，可以想见课上学生们梦境的盛况。

这可不兴，克莱恩想。作为一个好老师，应该让他们保持清醒。

请伦纳德入梦，让他们在梦里学？克莱恩否定了这个看似可行，实际上也可行，但是很不疯狂冒险家的方法。

嗯，只要给学生们来点刺激的，他们就不会睡着了.....克莱恩有了主意。

达尼兹从梦中惊醒，耳边回荡着“愚者”先生的神谕。

“做好准备，半个小时后和格尔曼一起出任务。”来自灰雾之上的声音层叠回荡。

格尔曼？任务？格尔曼现在是天使了吧，这种显然很危险的任务为什么要带上我这个刚刚晋升的半神.....狗屎！格尔曼一来准没好事！

达尼兹想归想，行动却依然十分诚实，换好衣服，带好神奇物品，坐在了愚者教堂的大厅里。没过多久，格尔曼·斯帕罗的经典样貌就在他面前显现。

“啊哈哈.....格、格尔曼，我们要去干什么？”

不出达尼兹的预料，格尔曼没有回应，无动于衷地看着他，这让他更加焦躁不安。

难道我是哪里惹到“愚者”先生了，所以格尔曼才被派来杀我？会不会是上个月一不小心烧了教堂资料室，“愚者”先生降下神罚了？还是最近总是半夜祈祷，“愚者”先生新账旧账一起算？我忏悔，仁慈的“愚者”先生，请您宽恕您忠诚的信徒.....

听着自家神使的祈祷，站在他正对面的“愚者”先生差点维持不住格尔曼的人设。他调用“小丑”的能力强行控制表情，抓住达尼兹的肩膀，两人的身影飞快消失。

“现在已经 7:59 了，格尔曼怎么还没有来？”坐在后排的一个人戳了戳坐在旁边的朋友。

“鬼知道？说不定他去猎杀海盗了，然后上课铃一响就提着个人进来——”

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格尔曼在这样的背景声中突兀地出现在讲台上，手里抓着一个可怜的猎人。

“你们水手途径的能力.....呃，包括预言吗？”那个人目瞪口呆地看向他的朋友，而对方也回以同样的表情。

可怜的猎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在了第一排正中间，正对着格尔曼。

“这是今天的特邀学生。”格尔曼冷淡地说，“现在，我们开始上课。”

狗屎，第一次见到格尔曼说这么多话.....连续听了十分钟讲的达尼兹开始神游天外，但没过多久，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就把他拉回了现实。

“达尼兹，你上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。”

猛然回神，达尼兹站起身来，挤过旁边坐着的学生们，疑惑着为什么大学教授还会点人上黑板。

他看了看格尔曼的表情——仍然是面无表情，也看了看学生们的反应。

细小的议论声钻进猎人的耳朵。

“格尔曼现在杀海盗还要先让他们做数学题再杀吗？难不成做出来就不杀了？”

“说起来如果我们做不出来他会不会把我们也杀了.....？”

“完了，我为什么不去选隔壁金发神父的高等数学，我被格尔曼的美色蒙蔽了双眼啊.....”

达尼兹步伐一僵，差点摔倒，但仍然坚定地往黑板走去，好像黑板上短短的几行字正在宣判他的死刑。

“一个位于原点的发射器向 $x=1$ 沿直线发射粒子，其与 x 轴正方向的夹角符合 $[-\pi/2, \pi/2]$ 上的均匀分布。粒子落点距离 x 轴距离的期望是什么？”

达尼兹从未如此庆幸自己听了前十分钟的课，以及自己还记得船长以前教的数学，还有自己的“阴谋家”魔药增加的智商。“解”，积分号，正切，概率密度，一气呵成，那么结果是——

“不存在？”

他从头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过程。 $-2 \ln \cos(\pi/2)$ ，确实不存在.....但怎么会呢？他艰难地转头，对上了格尔曼的视线，而后者只是对他点了点头。

“下去吧。”

克莱恩差点没笑出声来。

他完全能猜到达尼兹在想些什么，也知道自家神使的数学水平被艾德雯娜勉强拉到了过得去的程度，这种题目还难不倒他。

至于他为什么算出来不存在——那自然是因为正确答案就是不存在。吓到达尼兹的克莱恩心满意足，继续了自己的授课进程。

“格尔曼真的没杀他.....难道还真做对了就不杀了吗？”

“说不定是‘愚者’先生的命令，为了给知识与智慧之神增添信徒.....”

“下次问一问那个‘知情人’克莱恩吧，真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没来.....他是怎么敢翘格尔曼的课的啊.....”

台下抑制地很好的窃窃私语依然逃不过克莱恩的耳朵，他的嘴角微不可察地动了动。

先不提之后“愚者”、格尔曼和克莱恩在他们眼里会变成什么形象.....至少自己讲了一节有史以来摸鱼率最低的《高等数学》，不是吗？